



芒种过去,夏至将至。芒种前后,农村里真正的大忙开始了。福海队长那句老话又响起来:芒种刀下死,老少一起亡。挺骇人的。不种田不知道,这节气不饶人,芒种一到,麦子不管成熟与否,都要割掉,让田给水稻。割麦,挑把,脱粒,耕田,灌水,平田,耙田,插秧,这就是夏收夏种。这段时间,农活集中,强度大,时间紧,农民做生活都是两头带黑,伴着星星下田,陪着月亮回家。

夏至如期而至。集中的农活大致完成,扫尾的秧苗也快插完了,关了“秧门”,人们就可以喘口气了。拾掇拾掇自家的菜地、自留田,晒干自家的麦子,去粮站换面粉、换挂面,顺便装上菜籽换些菜油。有时间上上街,买些该买的东西,还要买点小玩意儿哄哄孩子。

夏至的清晨是美好的。太阳还没露脸,白天被骄阳晒得耷下头的野草,又昂起了身子。看水的大爷们,扛着小锹赤脚下田,踢着田埂边挂满露水的野草,嘴里衔着支烟,无比惬意。他们要趁早凉,察看秧田里的水情。水多了淹过秧苗顶不行,水少了也不行,秧苗的返青全在他们手上呢。这些看水的大爷,都是队里最有经验的老农,都是生产队长的高参。

太阳出来了。夏至的太阳,有毒,照在人身上,热辣辣的,人们总在千方百计地躲着它。

大田的农活告一段落,就等秧苗成活返青进行田间管理了。男劳力们修渠打坝,以便进水排水,防旱防涝。女人们,三五一群,找一树荫,剪裁夏布,缝做褂子。这夏布,麻织的,染成老蓝色,做成褂子,有点挺,有点硬,穿在身上不怕汗水,离身。

我和几个差不多大小的小伙伴儿们,撑条船,沿河拾旱草,顺带收获沿途岸边田埂上晒枯了的蚕豆秸和蚕豆。女孩子铲草,男孩子拔豆秸。豆秸秆儿近干枯,把它在船板上踩几脚,捩几捩,那青而发亮的蚕豆便掉落在船舱,滴溜溜,硬梆梆,分明已干得差不多了。有人说,夏至到了,要吃“时豆子”呢。夏至吃“时豆子”,会走时交好运的。大家齐说好。于是有人用草帽捧着蚕豆找地方加工去了。不一会儿,又捧着香喷喷的熟蚕豆乐颠颠地回船,每人两把,嚼得咯嘣嘣的,好开心。

天太热,我脱了上衣打了赤膊,夏至的太阳毫无遮挡地照在身上。有人说,可不能赤膊,不然到晚你身上就疼了,还要脱层皮。我可顾不了

夏至的太阳

□ 汪泰

了,不屑一顾。

夏至,闾泥的农活可暂停一段时间,这正是农船保养的好时机。生产队的六条大木船,每年轮番上岸维护。男人们把大木船拖上场头,翻个身,船底朝上,用木头把船架到大半人高。刷洗船身,抠缝填缝,去腐补新,桐油刷新,这些就是木匠师傅的事了。

夏至,“三麦”多已进仓,晚上的场头是热闹的。地上铺层塑料布或草席,大人闲坐,小孩天上的星星,芭蕉扇在手,蚊虫不敢久留。直至半夜,人们才陆续回家上床。好多人家,扫净门前空地,泼上一两盆水,搁上自家门板当床,女人们半敞着粗夏布褂,坐在床上,一把扇子为熟睡的孩童驱蚊。静晚,不时响起屋旁菜地的阵阵蛙声,响起邻家男人们粗一声细一声的笑话。知青屋前,照例围着好多人,听新农民三国水浒地侃天下。

农民的话真灵,一到晚上,双臂、胸前、背后、脖颈,都有点不自在,手一抚摸皮肤,便觉疼痛。身体碰到哪儿哪儿疼。这疼痛是一片一片的。幸好,还能忍受。真是不听老人言,吃苦在眼前。农民多年的经验是不容轻视的。

两天一过,身上真的脱皮了。被紫外线灼伤的表皮,变灰起泡。再过过,边缘起翘分离,轻轻一撕,就是一块。揭去死皮,露出淡红的新皮。撕急了,会撕破新皮,弄不好会发炎。

有说,夏至不过不热。是说过了夏至,天就更热了。还有说,不冷不热,五谷不结。眼下的水稻秧苗正从这热辣辣的太阳光照中获取生命的能量呢。这冷与热的交替,是大自然的规律,也是上天的给予。只是人哪,要与这冷热和平相处才行。

夏至一过,天气更热,热得让你吃不下,睡不着。当然,这都是过去的話了。现在,再热也有空调,室外是夏天,室内是春秋,好吃好睡好舒服。好多人已不晓得,他们的祖、父辈是怎么熬过那火一般的夏天的。

农村,那夏至的太阳,那火热的夏天,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记忆。

这些,赤了膊,多爽。中午收工回家做饭,又有人说,衣服可不能脱,天再热,也要套件破褂子,不信,你走着瞧。我听

小夏是爱尚美发的老板,宝应人,没有宝应特有的口音,一口高邮腔。

小夏的店在万金路北边一溜民房的一个小厢房里,没有招牌,一般的人找不到。来剃头的几乎是熟客,或者是听人介绍来的。

小夏剃头店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,早上9点开门,到晚上客人散去。即便是春节前理发高峰,也是9点到。顾客基本都了解他的特性,想早点剃了回家吃饭的,一般提前半小时在门口等。来早了,等着着急;来迟了,等到吃饭时辰也剃不到。

9点刚过,从东边桥头拐过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车上的人弓着腰,用力地蹬着脚踏,这便是小夏。下车,不停地跟早到的顾客点头。开门,热水器插电,一天的工作开始。

小夏的店很小,十平方左右。两张剃头椅,一张破沙发,一张凳子。西面墙上一面大镜子,镜子下是工具台,理发常用的工具放在上面。

小夏集老板、剃头师傅、伙计、收银于一身。一个头剃下来,二十分钟,等的人再多,也是二十分钟,决不敷衍。剃头时,小夏时不时跟熟客聊些家长里短、社会热点、国家大事。遇到不喜欢说话的,则一声不吭,精心理发。理完,左看右看,感觉哪里不合适,再剪两剪。

小夏其实已经不小了,大女儿已经

上高二。只是他十几年前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剃头,“小夏”“小夏”已经被叫习惯了。前两年,国家放宽了生育计划,在大女儿的怂恿下,又生了一个,还是女孩。大女儿上学之余,有了个玩伴。谁要是提起他家的小二子,小夏立即笑容满面,两只不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小夏不光理发,烫发、染发、焗油,样样在行。据说,小夏年轻时在上海干了许多年,手艺不错。你要剪什么发型,只要你说出来,比划一下,他就清楚了,剪得包你满意。

小夏的理发店里总是有人。来一个人,小夏头就点一下,算是打了招呼。来理发的有年老的,年轻的,学生,顽皮的孩童,抱在手上的娃娃。墙角挂一电视,给等理发的人消磨时间。有孩童就播动画片,没小孩就播央视新闻。

小夏理发的费用是10块,保持了好多年,比外面街铺要便宜不少。有人看他生意好,劝他租个店面大的房子,招几个徒弟,提高价钱。他总是笑笑,说:老顾客习惯了这个地方,习惯了他这个人。

到要吃饭的档口,小夏的妻子就把饭送过来。电动车踏板的小凳上坐着小二子。小夏笑嘻嘻地把二子抱起来,惯一下。父女见面,很是欢快。

小夏是不挂招牌的爱尚美发的老板。

又年轻了一岁

□ 陈顺芳

那次,非非请我们吃饭。刚入座,她便掏出身份证向服务员招手:“今天我生日!”此饭店,逢生日可免单,但关键问题是……看出我们的疑虑,非非难掩得意,压低了声音:“今天确实是我生日,身份证上的……”

我们这儿的习俗,通常只过农历也就是阴历生日,阳历很少有人提及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就流行起了一年过两次生日:一次阴历,一次阳历。我亦是那个追赶流行的人——生日意味着happy,能多出一个happy的日子,何乐而不为呢?

过两次生日也就罢了,可是非非,竟然比我们还多一个,这也太出人意料了吧!

后来才知道,有人因错误了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而另多出一个“生日”,非非就是这样的例子。这也算因祸得福了吧,因为只要愿意,就可以过三次生日了耶!

我的生日,在农历的四月底、阳历的六月初,所以,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,总跑不出五月多远。所以,我的五月,难免精彩纷呈——除了大家都熟知的劳动节、护士节、母亲节以外,还有着于我私人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结婚纪念日、生日等。所以,五月的我,没有理由不high。

一畦菜花香如故

□ 钱加玲

记得才到上学年纪,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在那乡间红砖铺成的路上走一走,因为那条路的两边全是油菜。田埂上、沟渠边的油菜一畦畦地长,等到了油菜开花的季节,走在路上,仿佛是浸在花海里了。

那时候放学也早,三五个小孩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油菜花蕊里藏着蜜,于是蹑手蹑脚地藏到油菜花地里,小心翼翼地探索。比较一番后,折一株最饱满的油菜花头,你从上面挑一朵菜花,我也挑一朵,等分均匀,一起把花瓣扯下,花粉粘在拇指和食指上滑滑的。然后直接把剩下的部分放进小嘴巴里,“甜!我这个甜!”“我的也甜,真好吃……”就这样,似乎酿蜜的秘诀被发现了一样,引来了几只嫉妒的蜜蜂。回家后,看看拇指和食指上的花粉,心里乐开了花,在洗掉“罪证”之前,再闻一闻,油菜花的香味依然没有褪去,浓烈中带点甜。

至此,油菜花在我的记忆里开了好多年,一畦畦地长,越金黄越带浓烈的香甜。

前几日,爷爷奶奶在田里忙着收菜籽。那一株株油菜失去了春天的风姿,只留一抹枯木色。割菜籽秆和打菜籽的时间是有讲究

这个五月,同样不闲着。

我折腾于我的手链、戒指、项链等的更新换代,然后尽可能地穿金戴银、环佩叮当动起来——别惊讶,我知道浪费可

耻,我只是拿着以前的购买小票,再添少许的钱,换了些新的款式而已。

我还折腾于我的衣服。这一折腾,才发觉我已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休闲风。我内心的定位,其实仍是小女子一枚。所以,我又把路线调整为仙女风——家里的长裙、短裙被我捣腾了个遍,今天这样搭、明天那样配,倒也越穿越有感觉——只要自我感觉上有那么一点的轻灵与飘逸,就算不赖。

都说生活要注重仪式感。我有一种仪式感,就是喜欢在五月,把自己折腾得不一样些、再不一样些。

——纵然岁月不饶人,纵然再不能风华正茂,但也要尽可能把自己折腾得精致、妖娆些。妖娆的,可不仅仅是外表,还有心情,抑或精神状态。在健康与养生越来越受重视的年纪,我们明白,心态年轻了,沾光的可不仅仅是身体,还会有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。

因为,生活就是一面镜子,你对它哭,它就对你哭;你对它笑,它就会对着你笑。

生日在即,祝贺自己,又年轻了一岁!

的。为了不让成熟的菜籽脱落,一般在清晨收割。爷爷奶奶手握镰刀,弯腰割着,一株株的油菜在镰刀的指挥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收好菜籽,他们顾不得回家吃饭,在水泥地上不停地拍打着菜籽秆。捆好菜籽秆,接下来就是筛菜籽了。反复过筛,直至没有杂质。经过几天起早贪黑,最后收到了两三袋菜籽,爷爷奶奶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

收获了菜籽,爷爷奶奶就想着榨油,于是就让我开车去油坊。奶奶说:自己榨的油,香!听到这个“香”字,我仿佛又想起了那年春天在菜花地里吃蜜的味道。

来到油坊,菜籽油的香味扑鼻而来,赶早来的人榨的油已经出锅了。于是,我赶紧把运来的菜籽放在磅秤上,因为榨油的费用是根据菜籽量而定的。称完后将菜籽倒在一块瓷砖地上,一边洒水一边搅拌,像在冲芝麻糊,但是水不能放太多。奶奶说,放了水,菜籽进到机器中就能榨得均匀一点了。本来圆滚滚暗红色的菜籽,经过机器的压榨,出来的时候都吐出了黄芯,像油菜花的黄。接着将菜籽倒进大锅里搅拌,再通过机器的传送和运转,就能榨出油来。油香这时候再也藏不住了,飘在空气中。如果说油菜花的香是浓郁的话,这菜籽油的香就是浓稠的了,仿佛油坊里的人都被涂了一层油。

菜花的黄和香,随着时间的沉淀,全都浓缩在这油里了。

看场

□ 薛猛

在记忆里,我就看过一场场。

大集体年代,收麦子没有收割机,全靠人割肩挑,运到场头,再通过滚龙或老虎机脱粒,还要晒场。一个生产队割下来的麦把,堆得像一座小山,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颗粒归仓的。为了减少运输的工作量,场头一般设在大田的中央,为防有人盗窃,就需要有人看守,这就是看场。

“双抢”大忙就像打仗,时间很短,抢收抢种。大人们起早带晚,劳动强度比平时不知强了多少倍,那叫一个累啊,倒在地上都能睡着了。看场就义不容辞地落在生产队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身上了。当然,我岁数小,还不够格。那天,临到比我大几岁的表哥小毛子看场,我觉得好奇,闹着要和他一起去。老妈见拗不过我,叹了口气:“场头可是闹鬼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千万别出来!”“老师说了,世上本来就没有鬼。前几天,有人说庄东头有鬼火,我们几个还一起去蹲守了一夜呢,结果什么也没看到!”老妈虽然同意我去了,但千叮万嘱咐地关照小毛子,遇到事情千万不要出来,一定要看样,直到他再三保证,才让我们去。我们每人扛了一床被子,把加长的手电筒用细绳捆起来,像枪一样挂在胸前,雄赳赳,气昂昂,向场头出发。

仲夏时节,虽然白天温度较高,早晚还是有点冷,夜里还下露水,不能睡在露天里。用麦把搭窝可是个技术活,但对于小毛子来说,轻车熟路,我只能打打下手,帮他搬搬麦把。我们先在地上铺一层麦把,这可要铺平了,否则就会硌腰,无法入睡。然后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,再用麦把把周围围起来,并渐渐收缩,形成一个只能容纳两个人睡在里面的洞。我们两个睡在两床被中间,再用麦把将洞口堵上,外面的人只见麦把垛,根本看不出里面还睡着人,一个完美的小窝就完成了。

也许是习惯了,躺下没多久,小毛子就发出了鼾声。我可就不行了,钻进被窝里的麦芒惹得我全身发痒,怎么也睡不着。我躺在被窝里,尽量憋着不动,以免吵醒小毛子,

只能透过麦把的缝隙,看着外面。外面静得吓人,月亮特别亮,它的周围几乎看不到星星,只有天边才有不太显眼的几颗,疲惫地眨着眼睛。地上就像涂了一层

水银,场头上的麦把、草垛、库房……在月光下影影绰绰、朦朦胧胧,笼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白天十分恼人的蛙声蝉鸣也听不见一丝一毫,远处村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吠,更是让人毛骨悚然。不知过了多久,眼皮实在撑不住了,睡意渐浓。突然,一阵“沙沙”声将我惊醒,我从麦把的缝隙中看到:几个麦把站着,围成一圈,正缓慢地向场外移动。真的有鬼?还真的让我遇到了?不会!那一定是人,偷麦把的人!我立即想到课本里学的,小英雄刘文学与破坏集体财物的坏分子作斗争的故事。我正要起身喊“抓小偷”,一只手从背后捂住了我的嘴巴,把我强行按进了被窝里。“不要出声!”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的毛小子,在我耳边轻声而严肃地说。外面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,我们等了很久才敢探出头,外面依然那么静,月光仍然那么亮,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“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!”小毛子很认真地对我说,说完也不理我,翻身又睡了。我该怎么办?要不要汇报?想了很久,也没想出个所以然,倒是瞌睡虫找到了我,不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一阵喧闹声把我吵醒,我探出头去,虽然天还没亮,大人们已经来上早工了:架机器的架机器,搬麦把的搬麦把,扫场地的扫场地……我和小毛子挟了被子,赶紧灰溜溜地回家。

好几天过去了,我和小毛子谁也没提这事,但麦把毕竟是丢了,作为看场的人,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然而并没有人追究这件事,好像麦把根本就没有似的。我明明看到有麦把跑出场头了呀!

现在想来,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,口粮不足,实在没办法,去场头顺一点粮食回来充饥,大家乡里乡亲,也都心照不宣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即使有人发现少了,也不会上纲上线,到处去说的吧。